

一直未有扎主席的信息。我却不敢找相关人员打听一下，因我害怕听到那“突然不幸”的消息，但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想他应已有90多岁了。两年前得知他的继任者，内蒙古文联原党组书记，作家里快都已去世了，而扎主席的近况却一直未有知晓，只知他患糖尿病和脑血栓已多年，似乎仍在与病魔顽强搏斗中。我不敢问，是不知怎样才能承受住那巨大的心理震荡与重负。

多年前，应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因发表了两篇小说，从工厂调至内蒙古《鸿雁》杂志社当编辑。时任内蒙古文联党组书记的扎拉嘎胡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编辑部楼上，出于崇拜和追梦的文学心理，便时常上去拜访。他和我父亲曾同在科右前旗工作过，他年轻时发表的长篇小说《红路》，写的就是这方天地的故事。同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常将视点放在草原牛羊的生活范围中不同，扎主席的这部长篇小说，背景是在知识分子闹革命的校园里。这部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于1981年再版，其中所写的故事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47年。虽然距今已过去76年，但新中国成立前如火如荼的革命激情和青春之歌历历在目。如果说王蒙的《青春万岁》是那个青春似火年代的缩影，那么《红路》则是从另一少数民族的视角烘托出这一场景。

扎拉嘎胡曾于1947年在扎兰屯工业学校学习，小说《红路》反映的正是这个时期学校里两条道路、两类人物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通过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错综复杂的故事，回答蒙古族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光明道路，还是跟着国民党走倒退的黑暗道路？这一主题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小说当年发表后，有评论文章认为，《红路》通过一场特殊隐蔽的政治斗争，用蒙古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同的生活道路来揭示有关民族命运的重大主题。小说塑造的几个性格鲜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批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塑造的共产党员额尔



扎拉嘎胡

敦，是蒙古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代表性人物。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为丰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人物画廊作出了重要贡献。

扎拉嘎胡因当过多年内蒙古作协主席，因而人们常称他为扎主席。虽然他也担任过《草原》期刊的主编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但扎主席这一称谓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年青时的扎主席长得白净帅气，有一双睿智的大眼睛，因在青春年华时写出《红路》，回答蒙古族选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光明道路，还是跟着国民党走倒退的黑暗道路？这一主题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小说当年发表后，有评论文章认为，《红路》通过一场特殊隐蔽的政治斗争，用蒙古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同的生活道路来揭示有关民族命运的重大主题。小说塑造的几个性格鲜明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批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塑造的共产党员额尔



花开飒马场

□李光彪(彝族)

三月的门被春风叩开，梅花、樱花、桃花、梨花从千里彝山的枝头弥漫开来，漫过田野、漫过村庄、漫过门槛，漫过我的微信朋友圈。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疫情的影响已渐渐消退，在城市里憋屈了好久的我和妻子，周末总想去野外放放风。当我们到达化佛山飒马场时，阳光出炉，蓝天出海，白云袅游，上天正在用一种春分节令的目光，俯瞰脚下云贵高原、滇中腹地演绎的一场阳春白雪的大戏。

地处高寒山巅的飒马场，原本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梨花。前些年，为了这里的彝族群众能够早日脱贫奔小康，当地政府请来果树专家把脉问诊，立下军令状，种植云南红梨，建成了万亩大果园。一花引来万花开。一朵梨花、一个红梨，成了飒马场、大平地、秧田冲、小石桥地区乡村振兴的支撑，成了乡村旅游的引爆点。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来飒马场看梨花，仿佛是在家门口看春天。当我跟随妻子踏入白茫茫的梨花雪园时，转眼间就被一树树、一朵朵、一串串、一片片“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雪景淹没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妻子早已迫不及待，跑到花架如柳的梨树下絮絮叨叨，催我赶快拍照。

“咔嚓——咔嚓——”试与梨花PK的妻子摆出一副返老还童扮作春姑的姿势，在快门的“咔嚓”声中，眨眼间被装进手机和相机肚里。

此时的风，不知是嫉妒妻子还是嫉妒我，像无数顽皮捣蛋的孩子挥舞着无数只手，摇落无数花瓣。千万朵雪花落在我头顶，落在我肩头、落在我身上，我忽然间成了满头银发的长者。

风不停地向我翻开春天的画景，让我观看蝴蝶、蜜蜂和小鸟的痴情。它们比我还要“自作多情”，潜入梨花，亲吻梨花，拥抱梨花。妻子也不例外，红的、白的、蓝的、黄的裙子上又换下，反反复复，移步换景，与梨花比美。此时的我成了花的绿叶，成了妻子的陪衬。

诱人的花在风的导游下，牵引着妻子和我，一会儿跑这里，一会儿跑那里。我拍妻子，妻子拍我，虽是老夫老妻，往日的生活却被万花筒翻新，一下子多了几分情调和花样。

我无意间回头一看，梨花雪地里，一个个和我一样不请自来的城里人，涨潮般地扑向梨花，扑向朵朵白云、朵朵雪花，前呼后拥，全副武装，拿出随身携带的各种长枪短炮向花射

击，仿佛要来打一场梨花雪仗。不远处，一群花一样的女人身着古色古香的汉服，好像在拍戏。有人导演，有人指挥，穿汉服的人在梨花间哼着曲调，伴随音乐不停挥舞着长袖，像是乘着一朵朵飘逸的梨花，张开翅膀，穿越古今，飞回汉唐。

花间雪下，还有一群穿着花衣服的彝家表哥表妹，弹着弦子、拉着二胡、唱着左脚调。我顺着音乐远眺，歌声响处，他们正在田园大舞台上欢唱，一曲又一曲，不停地用视频记录乡村诗意的盎然的生活。那是花开的声音，那是乡村振兴的田园牧歌。

在花天雪地的阡陌上，一群十七八岁的男女“驴友”，蝴蝶、蜜蜂、小鸟似的在花前飞驰，仿佛海浪上飞翔的海鸥。他们来来回回穿梭，把花串成项链，展示着自己花一样的年华和烂漫。

不知不觉间，两三个钟头的时光在雪花间随风而去。走出花海，正准备打道回府，忽然遇到几个熟人朋友，一个个满面春风，一边向我们介绍说那边的梨花更多更美，一边向我们展示他们拍到的照片和视频。乐此不疲的妻子拉着我，朝着他们的指向，一步步潜入花海的心房。

繁花喂饱了手机，也喂饱了相机。妻子仍然喋喋不休，来一次不容易，还要再玩一会儿。我继续跟随妻子拍摄花的容颜、花的家族、花的千姿百态，每到一处，都是梨花的殿堂，都是花的盛筵。直到太阳当顶，手机晒睡、相机弹尽粮绝，妻子才恋恋不舍地收拾行装，慢悠悠带我浮出雪地。

闻着花香，走出花地，路边水果摊后面坐着一个肚子挺挺的中年汉子，卖的是冷藏的红梨和黄皮梨。我凑上去问，老表，梨咋个卖？男人说8块一公斤，本地梨，刚从自家冷库里拿出来的。说话间他已迅速削了一块梨递给我：“你先尝尝吧？”

我尝了一口，肉质细腻，满嘴酸甜，于是顺手买了几斤。见摊上摆着几个黑色的瓶子，又好奇地问他：“老表，这是什么东西？”男人说这是梨膏，自己加中草药熬制的，吃了消炎利喉，止咳润肺。

我是个老鼻炎，每年春暖花开时节，过敏性鼻炎就会复发，咽喉也经常不舒服，听他一说，又随手买了一瓶。

他卖我买，无意间好像成了熟人。于是我和他聊起每年梨的收成，他说起情况来滔滔如水：自家有五十多亩梨园，四亩多樱桃，好的年成30多万。这两年由于疫情影响，也有20多万。

我夸他：你一年20万的收入比我高，可算是大户人家了。

他笑笑说，算不上算不上，像我这样靠种水果而盖了洋房、买了汽车的人家多的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又问，每年产这么多的梨，能卖得掉吗？他说，每年梨成熟的时候，政府就会组织人开车来就地收购，还有很多城里人来摘梨买梨。少数卖不掉的，还可以做梨醋、熬梨膏。

临走时他一再邀请我，“五一”劳动节一定要来飒马场摘樱桃，“火把节”一定要来飒马场摘梨玩，我一边答应一边钻进车门。驱车返程，身后渐行渐远的一个个村庄、一座座别墅式的农家院落，被一浪一浪的梨花托起，举过头顶。

好人，老扎

□王童

版社出版，深受读者喜爱。

拨乱反正后，扎主席的创作热情高涨，又创作出了《黄金家族的毁灭》和描写草原英雄嘎达梅林事迹的《嘎达梅林传奇》等作品。《黄金家族的毁灭》是扎拉嘎胡历时1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蒙古族杰出作家尹湛纳希这个艺术形象。作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展示了清朝后期“黄金家族”在内外交困的混乱中走向毁灭的历史悲剧。扎拉嘎胡选择这么一位蒙古贵族知识分子的历程来进行推演，说明他对尹湛纳希有着深深的敬意。尹湛纳希创作的历史小说《一层楼》被人们誉为蒙古族版本的《红楼梦》，让人惊叹。

除此之外，扎主席还发表了《小白马的故事》等诸多中短篇小说，出版有《扎拉嘎胡中短篇小说选》和散文集《文苑沉思录》《黎明变奏曲》等。我到北京工作后，有段时间在赴包探途途中，常会专程在呼和浩特车站停一下去看望他，每次在文学创作和文坛轶事的交流上都颇有裨益。有一年他给我的礼物是刚出版不久的五卷本《扎拉嘎胡文集》，想想我年轻时常拿着自己字迹潦乱的手稿，毕恭毕敬地上楼找他审阅时的傻样，真是感慨万千。扎主席却耐心看完我的这些习作并指出一些，有些他推荐给一些地方刊物发表。我当编辑时也曾编发过他的一些作品，想想也是一种缘分。我读鲁迅文学院时，他见我发表了一篇以草原为背景的中篇小说《缰绳下的云和海》，欣然命笔写了评论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他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我也常借送刚出版的《鸿雁》杂志为名，穿过武警戒备的门岗，到他宽敞的办公室寒暄一两句。

老扎，这是文学艺术界对他的昵称。

老扎为人厚道、没架子，晚年的他愈发显示出宽容亲和的气度，矜持的笑容里包裹着一种和善。他一直是内蒙古文艺界领袖式的人物，上上下下的文学界人士，从年至耄耋的老作家到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几乎都受过他的扶掖与帮助。从对我早年毛孩子般没大没小的行为举止的宽容中，就可窥见其有容乃大的气度。

扎主席爱喝红茶，也很注重锻炼身体。他洗冷水澡，饭后爱长时间散步。虽说身体一直尚好，但或许正因为红茶和冷水澡的缘故，不经意患上了脑梗，红茶应也是升糖的饮品。但他仍让生命延续到鲐背之年，这也是一种造化。大扎主席两岁的老伴刘枫于2021年无疾而终，享年也是94岁，家里人一直未敢告诉常年卧病的扎主席，怕加重他的病情。感情非常深厚的两人心中常挂念着对方，扎主席因一直未见到刘枫，嘴里就常念叨着：老伴呀，老伴……

2023年3月9日，在扎主席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静卧在鲜花丛中的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宣传部门、文学艺术界领导和远道而来的友人的追悼和哀思中，这样被描绘着：扎拉嘎胡的去世，是内蒙古宣传文化事业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他的高风亮节、忠诚宽厚、他的举重若轻、心明眼亮，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好人，老扎，成了人们交口赞叹的称谓。当接到他家人传来的噩耗时，我言，他病了这么多年，以94岁高龄去世也算善终了。家人也回复：好人一生平安。当然，老扎，好人。这是和他同辈和略小一代人的尊称，我们则一直叫他扎老师和扎主席。但我想再也没有称呼比这更贴切的了：好人，老扎！



钵字碗

□舒维秀(侗族)

“没有金钢钻，莫揽瓷器活”，小时在乡下老家，时常听到大人们闲聊时说到这句话。什么是金钢钻，什么是瓷器活，我始终不得要领，后来虽然大致晓得了这句话的涵义，但话中所谓的金钢钻这一物件，却是上中学时才知道的。当时老师教到石墨和金钢石一节，用一把嵌有金钢石的玻璃刀在玻璃上轻轻一划，再用手稍微一扳，玻璃咔嚓一声脆响，从什么之处断裂开来，这才晓得金钢钻是什么。

那瓷器活呢？父亲说，最简单的瓷器活就是在碗盘杯子上钵字。这就晓得了，打小起，我们先用木碗木调羹吃饭，长大一些后，和大人一样，改用瓷碗竹筷子吃饭了。那时每个碗的内侧碗底，都钵有一个“杰”字或“湖”字，那是祖父和父亲名字里的一颗字。去到寨里人家或走亲戚时，他们的碗底也有一颗或两颗字。为什么要碗底钵名字呢？小时候我曾问过父亲，他解释说，当下家家都困难，碗盏欠缺，大凡有好事时，寨里人家都会来借碗盏，或我们家有好事时，也会去别人家借碗盏，好事过后，去退碗盏时怕弄错主人，钵个字，就好了。哦，这有点像界牌上的红漆字，宣示自己的主权。

不知为什么，小时我常想，等我长大后，新买的碗盏要全钵上“维”字。

我们老家地处山区，村民群聚而居，寨子多建在山脚，寨边是农田。说是群居，其实也散，单家独户较多。每遇哪家有红白喜事，一项重要的活计就是去借碗盏和桌子板凳。借碗盘杯筷时，一般由心细的妇女们去，多数人家的碗和杯子底部都钵了字，也好清退。桌子板凳由成年人背来背去，小孩子是不安排去做此事的，怕背着板凳上坎下屋的，摔倒了麻烦。桌子是平时摆在堂屋神龛下的高大四方桌，借桌人钻到桌下，腰一弓，撑起桌子就出屋，扛桌人只能看见脚边的一点地方，又是泥土小路，没经验的话很容易摔倒。长板凳就好扛多了，三根或四根码起，上肩就扛走，有经验的人可以两边肩膀同时扛。一般人家的碗盏不多，顶多有一两桌，桌凳也一样，多是只有一张大四方桌配四条长板凳，平时不常用这桌凳，都是逢年过节时用于摆老人家用，就是在桌上摆好几个酒杯，筛上米酒，再把粥煮熟的猪脑壳和公鸡摆上桌，烧钱纸、点上香，算是祭祀了祖先。这是过年时的做法，平时摆块刀头肉就可以了。过节气时如来客多，火铺坐不下，就在堂屋四方桌上摆一桌。

乡里的红白喜事，特别是白事，满寨人都来帮忙，占去了五六桌，加上客人，往往有二三十桌甚至更多。场地窄的人家，分班次开流水席，有一班开五桌六桌的，吃过三四班才把客人招待完，这就需要事先借齐碗盏和桌凳。为避免退错行头，多数人家的四方桌和长板凳背面，都用毛笔写上自家的名号，有不写名号的，就发生过退错行头的事。那年寨里有家接媳妇，退错了几根板凳，有一家的女人扛着板凳一家家上门，把人家的板凳看个遍，终于找到了自家的板凳。她把扛的板凳放在那人人家，把自家的板凳扛回，那人人家却哭笑不得：你扛来的这根板凳也不是我家的啊！哦，那你就再扛回去一家家辨认吧。如此反复，循环了三四家，板凳才得以各归原主。这事被寨里的人闲聊了多年，告诫退错行头的人要认真仔细。碗盏倒是没有退错的，因为都钵了张三四的大名。

我还没有等到在碗盏上钵上自己的“维”字，就走出了山乡。

去年腊月，家族中有个长辈逝世，我回乡里去悼念，开客那天，我担心起碗盏桌凳来。母亲说现在不同了，一般人家都置办了五六桌的碗盏，还有置办了十来桌的，四方桌或圆桌也备有几张，一般四五桌客都能够用，就不用借别家的行头了。像红白喜事要开十几桌的，只要借一两家的碗盏桌凳也就够了，分正屋堂屋内外几处摆放，各处的行头各处摆放收拾，互不掺杂，不管钵不钵字，也不会搞混淆了。以前遇有白事，寨里的亲戚喜欢邀请每家都陪去上祭，似乎队伍越大越有面子。现在政府号召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他事不办，加上外出打工人员多，留在寨里的人少，那种大伙伙的场面不太时兴了。家族中人，平时要好之人，才邀陪去，酒席规模一般不大。遇家族多、亲戚多、朋友多的人家，如果自己的碗盏桌凳确实不够，人手也不够的话，可以请家政服务公司上门操办，桌凳碗盏都由他们带来。那种一家有事，满寨子都得安排相当一部分劳力采买、下厨、摆桌凳的事，已经发生了改变。

我想起来了，有些地方更是走在前头，在自然寨里修有合约食堂，桌凳、碗盏、灶台等所有行头配齐，平时可以聚会议事，一有红白事特别是白事，大家都齐聚这里，各司其职，锅碗瓢盆，有序奏响。

我这“维”字已经没必要钵到自家的碗盏上去了。



合景

□江月卫(苗族)

栗山村，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寨。这种橄榄式吊脚楼村寨在大湘西无处不在，用无人机在空中俯瞰，黑压压一片片分布在大山的褶皱处。药师、歌师、巫师、拳师、乐师等民间师傅保障着村民自给自足的需求，一代代百姓在这里繁衍生息，有的在远去，有的在消失，只有写对联的遗风依然保留并不断发展繁荣。尽管对联的字写得再怎么周正，内容少有引经据典，对仗也不怎么工整，更莫说平仄韵脚了，但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红红的对联，给村子增添热闹与喜庆，也增加了不少文化氛围。每家的对联基本上是根据当时的家境而作，按当地人的说法叫“合景”并由自家书写，而且大都是孩子们在书写，哪怕他们只有小学一二年级，笔都还拿不稳，但他们身上寄托着家人的希望。

我记得的第一副对联，是父亲在饭桌上给我说的。当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父亲一边说，一边用筷子在桌上比划：山石岩下古木枯，此木为柴；方户房中火土灶，因火生烟。又说纪晓岚年轻时，有人给他出了个刁钻古怪的上联：“鼠无大小皆称老”，纪晓岚略加思索就对出了下联，“鸪有雌雄都叫哥”。这些都是我最早认得的汉字。

因为从小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大人的督促，《声律启蒙》我们都背得，只是背死书作用不大，按大人们的说法就是“叫天老蛙呱呱叫——没用”。果然到用的时候发现肚内词汇太少，想老半天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其实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的基本道理大家都懂，只是意境和韵味难以达到要求，于是显得浅显粗俗。

20多年过去，我还清楚记得四叔春节写的一副对联。当时四叔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老大高中、老二初中、老三小学，那年遇上全寨的猪瘟，他家的十多头肥猪全都死了，种了十多亩烤烟因雨水太多，烤出来成了“油桐叶”而卖不掉。四叔一家连肉都买不起，但大门上的对联却是崭新的，上联是“一枝细笔写大字”，下联是“三个孩子读点书”；横批是“下蚕对联”。如果用对联的字词标准来衡量，它并不算真正的对联，但写出了他们一家当时的处境。如今四叔的女儿是一名人民教师，两个儿子在深圳当老板，前几年村子里修路引水，他俩各捐助了10万元。

二狗与隔壁邻居有矛盾，邻居在城里当个小官。这一年二狗大门上的春联是：“为人莫做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当官不要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邻居觉得是在挖苦自己，扛起楼梯就去把二狗家的对联撕了，大年三十两家闹了起来。前来解决问题的生产队长虽然读过古书，觉得这对联有些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只记得“为人莫做一时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却与这副对联关联不大，支吾着一时不知怎么解决。

二狗说，我的对联贴在我门上，为何要来撕我的？邻居说，你贴你门上，为何要伤害我呢？二狗想说，我从书上抄来的对联，怎么伤害了你，但话到嘴边又忍住了，这么说有损自己的形象，于是硬硬嘴说，怎么伤害你了？就你一个人当官？全中国多的是呢！

“我在你隔壁，贴到这里就是在骂我。”“大门是我家的，我爱怎么贴就怎么贴，关你什么事！”生产队长觉得两边说的都有理，单从对联本身看，属于良言警句，没什么毛病，便提出暂时不说此事，安安心心过年，等过完正月十五再来处理。但案子应该怎么断，生产队长心中没底，急得大年三十都过得很不愉快。正月初三，在公社中学当老师的外甥来给他拜年，两人酒后将二狗家的对联拿来探讨，外甥说，这是明朝翰林大学士解缙写的，二狗只是在开头加了几个字。

生产队长大腿一拍，很兴奋地说道，我就说了嘛，二狗没读过几年书，不可能写出这么有水平的对联，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这种抄袭加修改的对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发生过一次。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好日子刚刚起步，人们高兴着咧，村子里的玉藕子开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赚了些钱，母亲60岁时大办一场。他把老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中的“人”改为“妈”，下联的“春满乾坤福满门”的“福”改为“爹”，认为“妈”要对“爹”才工整。这事让村人们笑到现在。

有了贴对联的喜好，寨子里随处都能见到对联。比如一座桥上的对联：“一桥连两岸，通四路，达八界，走东南西北人；两堍望三坡，沿五里，过九阳，受日月星辰光。”四路、八界、五里、九阳都是地名。陌生人读了这副对联，对这里也有了大致了解。再如养猪场的对联：“江氏配方六畜旺，土猪美味万家欢。”横批：吃放心肉。公交招呼站的对联：“山间招呼站，城乡一片情；出门中巴车，百姓乐开心。”村口小餐馆的对联：“搞米酒三杯怕醉，传几声笑话解忧。”生动表达了山里人的一种豁达。退休回乡的大伯，书房的对联是：“夏种瓜果冬养畜，日荷锄头夜读书。”横批：自由自在。

前不久，我从微信群得知寨子里的鲁师傅过世了。想到鲁师傅一生两大爱好是吹唢呐和打拳，还带了不少徒弟，我立马就给他写了两副挽联，其一：“一代拳师，威震四方存浩气；八音唢呐，韵味千载留传说。”其二：“义无反顾，礼乐传承，埋骨青山多锦绣；拳到无形，人间绝响，长恨乡野少知音。”

喜乐哀怨两行字，别样情怀一生荣。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对对联情有独钟，有的表达了快乐，有的书写了不幸，有的感叹，有的敬重……一生经历的事都用对联记录着，这样的生活确实有些别致。